



浪里也有风流

侍茂崇〇著

我的海洋历程

天是那样的蓝，

海是那样的宽，

我的心就如同那天上的白云肆意舒展，

而我就如同海中的浪花，

在他的怀抱里欢闹嬉玩。

感谢老天，让我们携手并肩，

感谢老天，让我们一生相伴！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浪里也风流

——我的海洋历程



侍茂崇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浪里也风流：我的海洋历程 / 侍茂崇著.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670-0810-6

I. ①浪… II. ①侍…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7467号

浪里也风流——我的海洋历程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youyuanchun67@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由元春
印 制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6
字 数 230千
定 价 55.80元

前言



海洋是美丽的。

晨曦初露，远处天空上横挂着一道长长的橘红色早霞，空气清爽宜人，几朵漂浮不定的云彩随着黎明的到来渐渐退隐了，只有静寂和安详。

白日看海，大海澄碧湛蓝，蹁跹的水鸟，游移的船只，浮沉于波光水影之中；岸边树影婆娑，惊涛拍岸，游人如织，笑语声喧，处处显示着生命的多彩，大海的斑斓。

夜晚观海，天水相逢，海天一色，幽溟难分。皎洁的圆月，像一盏大灯笼似的浮在大海上空，看水涌大荒，听涛声亘古，你就会有地老天荒的感觉。

热带的海洋，无风时，像一块碧玉，要怎么透明就怎么透明。海面上有缕缕水汽腾起，使远处船只都如同蜃景般飘渺迷离；然而，在阴晦的天气，海就像一块铅，要怎么沉重就怎么沉重。小风涟漪，阳光照耀海面闪现出一片耀目的辉煌；大风天气，怒涛跌宕，海就成了一只面目狰狞的野兽，没有铁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绝不敢和它较量。

极地的冰区，那里又是一番景象：千年不变的雪岭，万年不融的冰川。昼则与艳阳同亮，夜则偕皓月并洁。绡窟练素，触目洪荒，只有企鹅的憨叫，贼鸥的悲鸣。游子之心愀然，凄怆之情油然而生。

世界上只有大海才能这般瑰丽多彩，也只有大自然才能有这般鬼斧神工。自古以来，海洋就与美妙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成为产生故事的温床。就有了美丽的、恐怖的、离奇而又荒诞的种种故事，也增强人类溯本求源的科学追求。

大海是自由的元素，大海是豪迈、雄奇、辽阔的象征。大海属于开放的时代，大海是21世纪人类回归的本源。



几千年来，我们祖先世世代代探索海洋的秘密，从朴素、幼稚的自然崇拜，一步步走向认识大海、开发海洋的大道。科学并非秉古人之烛，而是人类经过观察实践，在无极的时空中道出了永恒的独语。

水本身没有生命，但它是生命的本源。哪里没有水，哪里就没有生物的繁衍，哪里就是萧条和死寂。

水看似无形，其实它千姿百态：海面上聚散的雾霭，天空漂浮的白云，极区冰冻的雪原，从岩峰流向山脚的冰川，都是它巧妙的化身。

人类有足够的理由热爱大海，水是人类的母亲，人类起源于大海，在大海的怀抱里度过他们稚嫩的童年。

20世纪70年代起，人类面临三大难题：适宜居住的空间越来越小，可资利用的陆地资源越来越缺，人类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差。因此，科学家提出，人类起源于海洋，现在要重新返回海洋中去，只有广阔富饶的海洋才能解决上面所说的三大难题。人类的口号是：耕耘蓝色的海水，播种蓝色的希望。

本书概略地描述了笔者从1955年投身海洋到2008年50余年间从事海洋调查一线工作的半个世纪的海洋历程，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力图深入浅出地将这些知识告诉读者，既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又力求有一定的趣味性，使读者不致翻开此书，就昏昏欲睡。

限于水平有限，本书仅是笔者从事海洋教育半个多世纪的一些经历、经验和见解，希望我的学生们能不畏艰险，献身海洋，为祖国海洋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其心若愚，其情可悯！

崇钱伟

2014年8月

目
录
Contents



第一 章	初识海洋	1
	一、阴差阳错 2	
	二、负笈青岛 4	
	三、初识青岛 6	
	四、和“海鸥”一起冲浪 8	
	五、求生本领 10	
	六、浪里白条 12	
	七、卷地潮声到枕边 14	
	八、地图与海图 18	
	九、莘莘学子，各奔东西 20	
第二 章	海洋情，情浓于水	23
	一、当一次“后勤部长” 24	
	二、拼死吃河豚 26	
	三、雀鹰之死 28	
	四、乐清湾的日与夜 31	
	五、一蓑烟雨，海岛三年 33	
	六、风来浪也白头 38	
	七、日出扶桑里 40	
	八、茅店月色 42	
	九、玉城雪岭，呼天啸地 45	
	十、清风永伴长门岩 47	
	十一、老龙头的雪浪花 50	



第三章 孤帆远影锁白练——舟山渔场调查 53

- 一、会战嵊山 54
- 二、撞船 56
- 三、抢救 58
- 四、理发 60
- 五、移师大陈岛 61

第四章 鏖战石臼所 63

- 一、午夜惊魂 64
- 二、清明时节“鱼”纷纷 67
- 三、初试潜水 69
- 四、受困山顶 71
- 五、大辩论 73
- 六、喝日照茶 75

第五章 中美会战长江口 77

- 一、外事无小事 78
- 二、登临外国船 80
- 三、船上晚餐 82
- 四、工作 83
- 五、船上那几个美国女人 85
- 六、黑色星期五 87
- 七、地质学家凯勒 89
- 八、寄心海上云，万里长相见 91

第六章 在美国 93

- 一、在飞机上 94
- 二、在俄勒冈大学 96
- 三、出海 98
- 四、我的义务劳动 100
- 五、在缅因大学做访问学者 103
- 六、缅因之雪 105

七、缅因的春天	107
八、短暂的夏天	109
九、缅因海钓	111
十、健忘的美国人	113
十一、热情的美国人	115
十二、岩画之谜	117
十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20
第七章 奋战黄河口	123
一、三只蚊子一盘菜	124
二、初访黄河三角洲	127
三、穿越黄河口	129
四、海滩惊魂	131
五、突遇飑线，死里逃生	134
六、夜宿“小上海”	137
七、海上过中秋	140
八、和外国朋友在一起	142
九、生死三昼夜	144
第八章 苏联之行	149
一、签证	150
二、伊尔库茨克	152
三、在哈巴罗夫斯克	155
四、纳霍德卡	157
五、海参崴	160
六、在莫斯科	162
第九章 销窟练素兮寒冽冽——赴南极洲	165
一、告别祖国	166
二、跨赤道的庆祝活动	168
三、弗里曼特尔	170
四、咆哮的西风带	172



五、与企鹅共度“凉宵”	175
六、做客戴维斯站	178
七、借飞机	182
八、冰上历险记	184
九、冰海深处归舟难	186
十、企鹅的天堂与地狱	191
十一、磷虾	196
十二、太阳从西边升起	198
十三、防海盗	199
第十章 赴赤道	203
一、暖池调查	204
二、“龙”颜大悦	206
三、船上的日日夜夜	208
四、拉包尔	210
五、简朴的生活，快乐的居民	213
六、悼“莺莺”	216
七、所罗门群岛——霍尼拉	218
八、木刻和手袋	220
九、载歌载舞	222
十、钓鱼	224
十一、奇怪的病又缠上他	226
第十一章 柄风沐雨在南国	229
一、可怕的台风	230
二、夜宿大洲岛	233
三、东郊椰林	235
四、万宁出海	236
五、红树林	237
六、东方港租船	239
七、天堑要变通途——记琼州海峡调查	241
八、西沙群岛散记	243
后记	246



浪里也风流
我的海洋历程

第一章

初识海洋

天是那样的蓝，
海是那样的宽，
我的心就如同那天上的白云肆意舒展，
而我就如同海中的浪花，在他的怀抱里欢闹嬉玩。
感谢老天，让我们携手并肩，
感谢老天，让我们一生相伴！

——摘自《大海》



一、阴差阳错

童年的我只对两件事情好奇，一是天空的星星，二是脚下的土地。

晴朗的夏天夜晚，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躺到放在场院当中的一张草席上时，享受的是短暂的轻松和自由。仰望天空，原本蓝蓝的天空慢慢地变成了深蓝色，又渐渐地变成了黑色，各种亮度的小星星依次登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东北、西南走向的银河和北斗七星，对于民间广泛流传的“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天狼星，它仿佛在向我吠叫，它是“天庭”中的“猎犬”，充满朝气，既迷人，又凶狠；猎户座也在头顶上移动，它是天狼星的对头。夜晚的天空是美丽的画卷，当我凝视缀满繁星的天空时，内心充满敬畏。我想知道宇宙到底有多大，星星到底有多少，它们离我们到底有多远，不时划过天际的流星，它会落在什么地方？

脚下那片其貌不扬的土地，没有华丽的外表，可土地对我来说，是我肉体的故乡、赖以生存的居所、生命的本源。夏日雨后的大地，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特有的味道——那是夹杂了大地热气的泥土芳香，这是我最爱的香味。冬天草木萧索，大地变得开阔而辽远，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远眺，行走于原野，就是行走于天地间。这大概是我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缘由吧，我对土地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同时，对大地构造也充满困惑。

农活就是这样，成年累月地都是翻来覆去，周而复始地从事同样的事情。我希望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大道。所以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填了南大天文系和北大地质系，我要研究天上的星星或者脚下土地的构造，就是没有想到要和水打一辈子交道，因为水对于我不啻梦魔。每年夏天，山东微山湖的湖水，几乎是一夜之间，说来就来了，很快通过沂河爬上堤岸，湍急

的浊流无情地吞没堤外的一切，那即将收获的高粱，很快没入水中，看得人心惊肉跳。有一年洪水来得早，竟将已经成熟的麦子半埋于水下。为了抢回即将到嘴的粮食，我们只好在水中赤脚挥镰收割，两只脚底板被麦茬戳的鲜血淋漓。但是造化弄人，1955年，8月18日，我正在高粱地里劳动，我的堂弟将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我的手中，上面赫然写着报到地点：青岛鱼山路5号，山东大学海洋系！看到我一脸茫然的样子，我的伯父以为我落榜，安慰我：别难过，在家种地也不错。到青岛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海洋系是绝密专业，我们这个年级23个学子，大部分都是从其他志愿中挑来的。好吧，既来之则安之。



二、负笈青岛

1955年8月中旬，我接到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8月26日即打包行李准备赴青岛报到。先是乘小火轮溯大运河往北，到邳县，再转陇海铁路西行到徐州转车。

徐州车站是津浦和陇海南北东西两大交通干线的交汇口，众多的旅客在这里上车和下车。下车的人，手中拎着大包小包，带着满脸倦色和探询的目光，寻找出口和回家路径，很快消失在人流之中；而广场上更多的人或卧或坐，或穿行，或小跑，也有大声的交谈和争吵。这是些等车的人，白天的日光将他们晒得疲倦不堪，到了晚上，苍凉的月光笼罩在他们头顶，一丝阴凉驱散酷热，他们像群疲惫的麻雀，撒在广场的大地上。我也是等车大军中的一员，身上背着捆成略成长方形的棉被（像军人那样），手中拎着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包裹，心中满是惆怅和不安，又有一些兴奋：平生第一次出远门，到青岛去读书，只有脚下移动的影子和我的身体形成一个锐角，像一只贴着大地飞翔的黑鸟，这或许就是我当时的幻想。

路，从小都是靠两腿走出来的，到考大学之前，我还从来没有乘过快速移动的工具，从来没有感受过快速移动的景物带给我的快感，1955年8月26日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纪念日，此前，我一直以为：铁路是由铁铸成的，现在才晓得，只不过是在排排木头之上铺着两条平行的铁轨而已。我倚窗而坐，透过车窗望原野、树林、河流快速地掠过，看城市在“咣当咣当”声中蓦然呈现，不久又消失于身后。特别是相向开来的火车，呼啸而来，低声而去，将正在打瞌睡的人，兀地惊醒。由于车厢灯光昏暗，许多

乘客都昏昏欲睡，可我不困，觉得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浪漫之旅，我看着窗外迷蒙的风景沉思，似乎对人生又有了一种感悟。



三、初识青岛

我的故乡，在空间距离上与我渐行渐远，但是，离家越远，回忆起往事越觉得温馨。尽管那里是穷乡僻壤，没有什么美景，却是我感到最安全的地方。

快到青岛，天边的海洋一下蹦了出来，出现在车窗外，于是，我看到湛蓝、起伏不停的海，看到船，看到远处的一个小岛，看到缓缓扇动翅膀慢慢掠过海面的鸟群……对一个来自远离大海的青年来说，这是一幅令人期待的风景，一个始终眷恋的记忆。在恢宏、壮阔的大海面前，我感到了自然的浩荡、宇宙的无限、造物主的神秘和庄严。

我背着行李第一次踏上沥青马路，看着处处显露疏异而庄严的街景，我知道，闯荡一个陌生的世界要开始了。当然我最想看到的就是近距离的海：从车站一出来，我就一路打听鱼山路5号怎么走（那时还没有新生入学接站之说），受人指路，我来到海边。那天风很大，蓝黑色的海水从脚下向远方铺开，海水低沉而有力地拍打着我脚下的堤岸。停泊在岸边的游艇，在波浪的推动下，有节奏地偃仰起伏。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可以这么有力，这么雄壮，这么宽阔。我家居住在苏北大平原上，那里没有海，方圆几十里只有一口咸水井，据说那是和海相通的，深不见底，有神秘感。因为水不能喝，并且时不时还有小孩掉下去，最终被村人埋掉了。

八月的傍晚是温热的，避暑的人携儿带女，奔向海滨，如同暴风雨前搬家的蚁群。只有少数老人悠闲地在梧桐树下散步，不经意间看一眼我们这群风尘仆仆的行人。海鸥，似一缕青烟从容飘落在浩渺的海面上，趾蹠

轻轻地划着海水，双翼浮起，有力地支撑着身体，随着波涛上下起伏。

当时的青岛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几十万人口，街两旁生长着成行的法国梧桐，茎干壮硕，树叶宽大，浓荫蔽日，从高处望去，仿佛一条条碧波荡漾的溪流。街道细瘦而长，不是正规的经纬向分布，而是就地势而行，像家乡冬天的田野，总被一些行者就近踏出一条路来。我终于来到校门口，凭着我的报到证入内。只见四围山色，夹道树丛，特别是法国梧桐如华盖遮顶。上得八关山来，极目远望，林木扶疏，风景既美，楼台又多，即使俗人如我，也顿觉三分仙气附体。



四、和“海鸥”一起冲浪

传说人是从鱼变来的，鱼是从海里爬上岸的。亿万年过去，人远离了大海，把自己关进城市，啖肉喝酒，衣冠楚楚。现在我们要回到海里去，当然不是再变成鱼虾，而是以主人身份“荣归故里”，自然有一种兴奋和期待。入学以后的10月3日，系主任赫崇本先生告知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班全体学生将乘坐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小船“海鸥”号在胶州湾内进行“见习”实习，到海上看一看真实的海洋。用今天时髦的话，就是乘船“旅游观光”。下午2点，我们准时到达莱阳路5号旁边的小码头，鱼贯登上“海鸥”号。这是一艘20吨左右的小艇，前有驾驶室，后有甲板，周边有围栏，防止乘员在船只摇晃时滑落水中，唯独没有可以坐下休息的船舱。赫先生和另外两位年轻老师加上23位“见习”学生，齐集在后甲板和船舷两边。

“海鸥”开始迎风展翅在水面上滑行，在船尾留下一道道粼光闪闪的水波。秋天的阳光如同一朵朵火焰，跳动在涌起的浪尖上。我们迎着扑面而来的海风，吸着略带咸味的水雾，看着远去的岸影，心潮澎湃，有人轻轻哼起歌声。在这蓝色的世界里，我们似乎找到那令人陶醉的欢悦。

当“海鸥”“飞”到胶州湾口时，那里浪高流急，船体急剧摇晃，海水不时从船舷两边涌上甲板，浪花打湿衣衫，这时所有谈笑声都戛然而止，代之而来的是惊愕和惊叫，继之是恶心和呕吐。我胃中的那些“杂碎”，也开始翻江倒海，一股股酸水涌上喉头，又被我生生压了回去。我紧紧抓住栏杆，迎着逐渐增强的海风，我心中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呕吐，不要第一次出海，就被海浪打出原形！这时唯一的声音来自赫先生，他一